

原輯南獄志廿六卷

第十一冊

南嶽志卷十七

書院

平江李元度原輯衡山

王香余
歐陽謙校刊

嶽爲神皋奧區琳宮紺宇相望而石鼓與嶽麓又爲四大書院之二吾道正自不孤也書院之目始於唐然麗正崇正皆秘閣藏書所非講肄之地自李寬居石鼓爲書院得名之始五代蔣維東隱居衡嶽受業者稱曰山長則又爲山長之權輿焉胡文定趙清獻並有書院在嶽朱張講學嶽麓尤稱極盛明之白沙念菴甘泉東廓暨祝黃門蔡白石各以書院傳是所望於能嗣音者

鄴侯書院亦稱明道山房在煙霞峰下唐李泌故宅也名端居室泌子襲爲隨州刺史時建韓愈詩鄴侯家多書架插三萬軸葢煙霞峰卽當日藏書處有鄴侯手書極高明三字刻石上明李天麟就遺址爲門二楹堂六楹翼以小室名明道山房觀天麟自記其辦香固非專爲鄴侯葢唐宋諸賢之道範皆在景仰中矣乾隆九年知縣德貴始置義學於山房下廣齋舍延師課讀稱鄴侯書院歲祀鄴侯於此昔爲侯舊宅今爲侯專祠故仍稱鄴侯書院

明李天麟明道山房記余三奉簡書歷閱山川紀籍求諸賢倡學之所則無有右於衡湘之祝融者頃余按衡而躋其巔憩唐李鄴侯藏書故址芙蓉青玉拱揖前後簾洞龍池賡鳴左右兼

之萬峰垣列映帶瀟湘高插青冥遠連岷嶓雙鳥雲扶心焉爲
暢夫鄴侯當肅宗時賜隱治廬爰及代憲召入平章應月蝕東
壁歸往庶幾哉出處兩無負矣後此則韓胡朱張接武來游而
昌黎之辟異崇儒文定之尊王賤霸世教人心至今賴之五峰
紹業以授南軒而晦庵又相爲唱和洙泗流沫不絕湘上固祝
融之靈而三湘人士亦厚幸哉余獨怪夫邇者以鄒魯爲利媒
遠自性於膜外用之不見可行舍之無可爲卷諸賢遺響杳焉
絕矣夫窮宇極宙惟性獨尊卽旦夕斤斤猶懼封翳奈何役役
聲華焉貨利焉甚且恣情任氣漫口率性居常拾唾餘以干進
取一登仕籍惟利祿誇耀計而於天地民物渺弗關涉蓋教弛

道晦之故哉余也覽茲雅勝追憶羣賢不忍斯文泯泯落寞於
是與郡倅陳道純及邑令劉明簡謀闢地於鄴侯故址之右採
山伐石前爲門二楹入爲堂六楹左右各翼小室令來遊高賢
暨茲方有志之士仰鄴侯之風而躅諸賢之遺矩者得有止歸
因額之曰明道山房夫道卽性也大之民社微之草蟻遠之華
夷近之童僕原無二性唐宋迄今千餘載而昔賢之流風遺韻
猶令人勃然興起性同故耳爾人士誠不拘時而束教剗欲而
脫習人我障除見聞靡散湛湛澄澄親見本原自性如同之心
不違仁孟子以仁存心詩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無論顯微小
大一切從性體流行而五官受成命焉則用亦樂舍亦樂不以

無對之眞而爲時玩弄不以有涯之軀而因人悲喜蓬栖寶處
俱足經綸廣土眾民不爲羸羨綦至皇虞隆業罔出浴風歌詠
而功烈赫赫如管晏曾不抵嗒然一笑耳書云惟上帝降衷於
下民若有恆性余代狩三楚故有率人之責者旣治其堂復綴
以說卽不知於昔賢之旨何如而勛爾湘人士勿失自性勞勞
焉甘爲形役可也

案李鄴侯隱衡山結廬煙霞峰下名端居室多藏書及其子
繫刺隨州時建書院於嶽廟左稱南嶽書院宋寶慶中運使
張嗣可以其近市喧囂徙之集賢峰下改稱鄴侯書院明夏
良勝張治遊嶽時書院已廢就遺址修復增祀韓趙周子及

朱張二子改名集賢書院後曾鳳儀復修之而煙霞峰之故宅已蕪廢巡按李天麟乃就故宅建書室名之曰明道山房入國朝明道山房久圯而擲鉢峰下之福嚴寺亦中廢邑人乃就寺側築明道山房以祀鄴侯并割寺田歸祠令僧守之非其故也語詳吳江潘太史耒遊嶽記中

見形勝

耒幾僧式

庵重興福嚴寺乾隆五年賜經一藏其時寺興復而山房

又圯廢矣乾隆九年知縣德貴就煙霞峰故址建義學仍稱鄴侯書院二十一年田租并入集賢義學亦遂廢矣先是康熙三十七年邑人士以福嚴寺切近山房前交僧守之田概爲僧有訟於官經知縣張壽崗將田租百四十石斷歸鄴侯

祠未幾左庶子江夏胡潤遊嶽邑人請作復明道山房記今
尙有傳其稿者會重修嶽志或以稿眎求採入竊意舊嶽志
修自乾隆癸酉其時相去不遠此記何以未登後屢修縣志
亦未登殆非無故及讀潘太史遊記始知邑人原就福嚴廢
寺側立山房以祀鄴侯并割寺田令僧守之是原建山房本
係寺地且割寺田寺旣興復山房漸圯自不能免爭端胡記
稱張令旣將田租斷歸侯祠是寺僧固未貪賴也若採入胡
記慮再起爭端宜前志皆未錄而近人彭侍郎玉麟遊福嚴
題詩其自注尙力爲辨析也福嚴片席地寺不廢則無從更
立山房後之君子欲復明道山房鄴侯書院就煙霞峰下端

居室故址圖之其可也

明沈鈇鄴侯書院詩一枕煙霞石作槃峰頭片片自巔崘
萬軸今何在石室平蕪玉簡殘

國朝彭士商鄴侯書院詩弔古愁澆酒一杯未能出俗枉徘徊
十年宰相眞塵土萬軸身籤亦劫灰那得曲江操物色更無懶
瓚問根芟名山愧殺支離客學道觀書總不才 周鶚鄴侯書
院詩讀書作宰相事甚無足怪嬾殘者何人饒舌及方外煨芋
方未熟自破多言戒山僧非許邵月旦何狡獪巍然紫蓋峰流
風緬唐代嗟爾浮屠人矜言戒定慧

盧潘書院在紫蓋峰下潘唐時人隱居衡山創書院於峰今院廢

基存

〔韋宙書院〕在縣南十五里通志甯仕唐爲永州太守退居剏書院於淨福山今遺址猶存

〔清獻書院〕在城前清獻趙抃諡書院爲抃祠宋神宗時抃以資政殿學士致仕遍遊名山卜居衡之城前築高齋以自適明嘉靖三十六年副使程秀民因遺址建書院置田租八畝歸其子孫世祀書院前有田爲半月形相傳爲當年舊池環院松楸樅栢三百餘株翹枝聳翠皆數百年物

〔趙抃城前十詠〕

養生堂云日月精華有術餐不煩辛苦禮星

壇葛公仙井甘泉近應煉長生九轉丹 養靜堂云離絕聲塵

已十春飄然仙骨鶴兼雲山中澹泊無餘物一顆仙丹酒百分
養志堂云報恩堂廡繕完新養志熙熙鎮似春佛子事餘爲
孝子黃金園有白頭親清思堂云垂老將休俗累輕舊鄉來
守此山城吾懷自信無污染何必升堂思始清戲綵堂云我
憩堂中樂可知優游逾月竟忘歸老萊不及吾兒少且著朱衣
勝綵衣秀野軒云千里尋山憶爛柯七旬歸去此重過因觀
秀野軒前景亦與高齋不較多憶山亭云遊遍名山未肯休
征車幾復向回眸峰亭亦似多情思百里依然一探頭安樂
山云池有靈泉泉有龍高僧深隱梵王宮雲杯百里如屏障安
樂山西一望中東園云爲愛東園四照亭剪開繁木快人情

新秋雨過閒雲卷千里南山兩眼明 西軒云樽酒西軒獨倚

欄更無塵事見顏閒畱詩都士應知否仁者從來不厭山 退

居城前十詠 高齋云軒外長溪溪外山捲簾空曠水雲閒高

齋有問余何樂清夜安眠白晝閒 水月閣云池閣孤清瞰碧

流太虛懷抱物華秋圓蟾默有中宵約幾點閒雲爲我收 放

魚云魚不能言似可哀竭池千數競徘徊澄江深處呼童放羨

爾優游得所哉 雙松云少時親手植雙松晝愛層陰夜聽風

今日歲寒踰五紀也應心似主人翁 竹軒云暑威何處稱疎

慵百本修篁小檻東時遣清風送消息此君都在不言中 柳

軒云動入和風靜惹煙翠條疎處露池蓮林中盡是能吟物春

有黃鸝夏有蟬

歸與亭云密徑修筠郊外居小亭隨意榜歸

與等閒早暮攜筇到池沼東頭是舊廬

濯纓亭云亭上秋登

遠目明濯纓誠不是虛名晴光一片如鋪練浮石江心徹底清

負郭田云累歲辭榮得帝俞老來天幸更誰如腰間已解黃

金印歸有田耕二頃餘

望南山云鳥距東西氣候秋子湖岡

隴暮雲浮欲觀古佛叢林地只用凭欄一舉頭

趙方城前十

景

沙岡云問余何酷愛沙岡奇秀山光接水光槐樹綠陰剛

似葢天風吹動蟄龍翔

嶽亭云南嶽高峰七十二祝融峰直

老人星平生最有看山興一上斯亭雙眼青

月池云道人院

外一池橫源水流來靜且清明月自能夜夜到鏡光上下鑑虛

盈 荷沼云露珠顆顆盪青荷雲錦重重鋪碧波外直中通心
獨苦擬諸君子待如何 水閣云四圍綠水遶重重孤閣高撐
渺渺中人在閣中憂思遠應隨水到海涯東 溪魚云溪流渺
渺淨漣漪魚躍魚潛樂自知若逐桃花浪裏去風雷相送入天
池 龍潭云靜深空洞碧沈沈鑑影分明照我心照我心於何
處是潛龍時見普甘霖 石泉云石上泉流泉上石泉之寒冽
石堅貞補天到海何須論且慰往來行路人 幽谷云靜虛空
闊深盤旋松挂薜蘿籠紫煙嘗引我來尋詩料和殘皎皎白駒
篇 東岑云讀書茅屋白雲岑日月如流老欲侵岑傍松杉栽
萬樹於茲十載已成林

宋朱子跋趙清獻公事實後國家自熙豐元祐以來人才政事
分爲兩途是此者非彼鄉左者背右旣不可得而同矣而於其
同之中又有異焉則若元祐之朔黨洛黨川黨而熙豐之曾文
肅趙清獻張丞相又與章蔡自不同也熹少時從趙公之孫惠
州使君遊得觀趙公手記所與蔡京異論本末蓋嘗三復而歎
公之不幸今復從惠州之子某得此書而讀之則又深惟其故
而重歎國家之大不幸也夫以趙公之自言下不欲結怨於百
姓則必不肯肆行煩苛爭奪之橫政中不欲得罪於士大夫則
必不肯倡爲禁錮忠賢之邪說外不欲失信於夷狄則必不肯
妄起開拓燕薊之狂謀而考其平生質厚清約有過人者則又

知其必不肯爲蔡京之淫侈導諛以蠱上心而納之於有過之地也是則雖曰同出於熙豐而其邪正得失之間豈可同年而語哉且春秋明王法而不廢五伯之功元城劉忠定公傷政宣之亂而曰莫若且宗神考然則後之君子之於此書豈不猶有取焉嗚呼其亦可悲也哉其亦可悲也哉

朱子跋趙清獻公遺帙趙清獻公清忠之節孝友之行冠映古今非贊歎之所可及今年自長沙趨朝屢得見其遺墨皆家藏也此卷藏其族孫遵家尤見慈祥雍睦之意獨恨三亭蕪沒不得追尋晚步遺蹟不勝高山仰止之歎遵溫謹好學能業其家其必有以復之紹熙甲寅題於祥符方丈

南嶺志
宋楊時跋趙清獻公愛直碑幼安清獻公之外孫出東坡所撰
愛直碑示余其寶藏之殆什襲也公之流風百世而下聞者猶
得興起况其親且邇乎吾知幼安非徒玩其辭翰而已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將必有得於斯文也

文定書院在紫雲峰下其後有春秋樓明孝宗時監察御史鄭惟
垣建祀胡安國以安國二子配

明李東陽胡文定書院記衡嶽之陰宋胡文定公之書院在焉
歷勝國以來頽圯殆盡而遺址尙存宏治乙卯監察御史鄭君
惟垣按視其地圖所以興復之者以屬衡州府同知鄧君淮其
經理之費又皆爲之區畫不出於官不擾於民乃上其事於朝